

無數被誘拐或被強擄而去的人。

毫無任何要求贖金或人口買賣的跡象。

在殘篇與溯知中片段聽見的「帝角」單語。

儘管他們分別可以用特殊的方式來「看見」案件經過，然而在缺乏實際犯罪證明的狀況下，想說服警方逮捕犯人是不可能的事——況且，光只有逮捕他們所看見的兇手，似乎並不能中止這個事件。

他們因「帝角」這兩個字開始調查帝角大樓，逐步調查起進出人士與大樓所屬的集團的關係，因而發現不僅是集團本身來歷神秘，這個集團背後所牽涉到的勢力廣泛的讓人難以鎖定，各行各業的、各種規模的，成立年資也有新有舊。不過真要說起來，從他們有實地去探查的幾家公司來統整，倒也是有著共通點：職員們的健康狀況普遍下降，以及某種微妙的氛圍——並非刻意的排斥，甚至還歡迎他們的到來，卻明確的劃分出內部與外部的界線。

雖然光憑這樣的共同點還是無法得到甚麼證據，倒也不能說是全無收穫。

在下周六於帝角大樓將會舉行聚會。根據他們所得知的消息，類似的活動每個月會定期舉辦一次，只有得到邀請函的人才能參加，且活動內容不對外公開。雖然告訴他們情報的經理願意替他們引薦，然而對方反常的激昂情緒讓符玄本能的覺得不對勁，最終在討論後而做出另行潛入會場的決定。

此時他們正在禮堂上方、為了維修燈具而留下的通道之上俯瞰整個會場。雷崇恩手持借來的攝影機錄影，符玄則在一旁注意著四周的動靜，腦中複習著可能的逃脫路線，而不自覺地轉出某個念頭。

對了，上次在帝角大樓裡探查時並沒有看見案件發生的影像……如果在這邊用放大鏡觀察看看呢？

「那個、」

「噓，要開始了。」

雷崇恩小聲制止符玄的聲音，鏡頭追著步上舞台的人影。

「神……子民……」身著長袍的人似乎開始了演講，或許是距離太遠，只能勉強聽見破碎的字句。演講完畢台下的人便鼓掌致意，隨後主持人又點了幾個人上台，似乎是在分享自己的經歷。

「只要成為祂的臣民，就能共有至高無上的權力。」在被點名上台的人都說完後，主講人的聲音宏亮的傳至上方。

雷崇恩自從開始後表情就像在思考著甚麼，而在聽見這句話後，他將空著的手伸向胸前的口袋，拿出放大鏡後卻又放了回去。

活動仍持續著，從上方的視角，可以看見在分享接近尾聲後已有人在後台入場的布幕處排好隊型，等到主持人做出邀請的手勢後便出場走至舞台上，分成前後兩排。

噤——

突如其來的耳鳴蓋過下方不甚清楚的聲音，在那一刻符玄被上台的人群中站在後排的白髮男子吸引了注意，同時，他所注視的目標不經意的瞥了他一眼。

希拉伯先生？

「再不阻止就來不及了！」

舞台暗了下來，雷崇恩將攝影機推給自己並奔馳離去的畫面一瞬間在眼前閃過，他下意識地轉頭看向對方，舞台的追蹤燈亮起聚焦於台上的某處，微弱的光芒中他看見對方專注的看著攝影機的畫面，不曾離開半步。

「……opfer……gott……」

主持人所說的話語斷斷續續的傳入耳中，收訊不良的細碎雜音混雜於其中。

犧牲、神。這兩個德文字詞的意思流過符玄的思緒，他將視線轉回台下，只見燈光照亮的地方出現一個空洞，一名少女綁在十字架上緩緩自底部升起。

「什、難道……符玄……」

符玄的瞳孔收縮如針尖。

他看見主持人走近十字架，銀光反射沒入少女的體內。

看見他們位於舞台一側，手術刀剖開少女的胸膛，主持人掏出心臟置於祭壇上。

看見自己追著雷崇恩到台上，原本表情充滿恐懼的少女在利刃刺入後眼神卻恍惚起來。

他看著一切發生，雪花般的雜訊與破碎的影像不斷在眼前隱約的覆蓋組合，而他仍能清晰的知道實際上他們依舊站在天橋之上，俯視著台下的人們。

他們僅是看著一切發生。

「vieh」

牲畜。

「geschenk」

恩賜。

「hur」

沙暴似的雜音。

少女被剖出心臟置於祭壇上，剖開腹部、拉出內臟、剝出眼睛、剝去耳朵，片下臉上的肉，屠宰的過程不見一絲鮮紅流出。內臟被分配給站在前排的人，臉上的部位則被遞給後排的人。相較於前排的人們，後排的人騷動起來，最一開始得到眼睛的人走了幾步就把眼珠扔掉，轉身逃跑，卻被主持人一手抓住，反手扔至台下。

慘叫聲在混亂的雜訊掩蓋下微弱的幾不可聞，但符玄依舊看見台下的人們用小刀胡亂刷著拋下台的人，將搶來的肉塊塞進嘴裡。

他甚至看見自己被拋至台下的畫面。

被撕裂分食的與被俐落切下的、優雅的進食著與狼吞虎嚥，在慘嚎聲中十字架上的少女露出微笑接著嘴唇被割下，他隔著雜訊俯瞰著，覺得所見與意識輕飄飄的像是夢一樣。

「...不需要再看了，走吧。」

雷崇恩收起攝影機，伸手推了符玄一下，在混雜著的畫面中符玄勉強跟著對方前進，又回頭看了下方的希拉伯一眼。

他看見希拉伯將肉片咀嚼吞下。